

女红

中国女性闺房艺术

潘健华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女红

中国女性闺房艺术

潘健华 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女红：中国女性闺房艺术/潘健华著.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5

ISBN 978-7-102-04655-6

I.女… II.潘… III.①刺绣—研究—中国—古代②女性—生活方式—研究—中国—古代 IV.J523.6 D4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77868号

女 红——中国女性闺房艺术

著 者 潘健华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编辑部：(010) 65122584

发行部：(010) 65252847

(010) 65593332

责任编辑 霍静宇

整体设计 徐 洁

责任校对 朱 布

责任印制 赵 丹 丁宝秀

制版印刷 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14.75

印 数 0001—3000

ISBN 978-7-102-04655-6

定 价 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

在长期收藏、整理、考析中国女红物件的过程中，凭借一件件遗存的精美女红，邂逅相悟，深度交流，勾起我对其品味思量的热情与冲动，正如清代张金鉴在《考古偶编》中所言：“善鉴家心领神会，判决了然；纵历千年之久，如与古人相晤对。”一件件工巧技美的女红，令我神交到了女红造物所蕴含的灵性、情绪、睿思等种种鉴赏的通感，孕育了对中国女红艺术美的发现、鉴识、考析的研究过程。

母女、婆媳之间世代传承至今的女红（妇红）是女性群体生命情感的象征，亦是一部充满女性生命理想色彩和吉祥美好祈愿的生存艺术史。女红艺术无论从其发生、发展、艺术形态、艺术功能，以及艺术符号和艺术内涵等方面，始终与女性群体的生活休戚相关。女性在生活中创造了“针线活之类”的艺术，“针线活之类”的艺术又反过来影响、制约了女性的生活方式，积淀中形成了女性的生活情感心理与生活价值姿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女红艺术的生命价值远远超越了艺术本身，她成为女性约定俗成的习俗生活方式，成为女性表达生活、寄托情感、祈求吉祥兴盛的重要载体，成为女性向自然、向理想同时也是向自身的鸣礼祝福。可以说女红艺术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生命整体，她渗透充实于女性生活的各个层面，她像镶嵌在女性生命土壤中无数艳丽多姿的明珠，透射着女性的生命光彩。

中国女红艺术有着自身的价值理想与审美评价，以一种特殊的针线语汇作为表现生活理想的媒介，极尽造物工巧和情感寄托的对应观照，赋予她更奇妙的造物意念、更多样的造物手段、更宽泛的造物寄寓。女红取法针线艺术的生命，又创造了针线艺术的新生命，使之成为真正有意味、含功利的艺术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艺术特征来看，女红属于表现和再现相统一的针线艺术，是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结晶。正因女红来自生活，所以是对自然社会和生活万象表现的结果，是“仰以观象于天、俯以观法于地、近取于身、远取诸物”地师法造化。女红的造物形象，有的取象于自然界，如山形香袋、圆形云肩；有的取象于器物，如葫芦形肚兜、扇形荷包；有的取象于动物，如虎形肚兜、鱼形香袋；有的取象于节庆习俗，如端午节“五毒”围兜……所有这些都是女红以物状其形、以习俗状其形而使人一望而知其为何物。应天、应地、应时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造物意识是女红艺术的灵魂。

其二，从性质上来看，女红是艺术与生活双重复合的产物。女红艺术是生活的样子、生活的外显面貌、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女性生存与发展而进行各种活动的活世态，是将生活、艺术、技术、功利等复合融会而达到群体文化认同的心意信仰。例如：精美装饰的护书，既能传呈文书、表达情感，又具有独立的鉴赏价值；华彩精工的荷包，既能贮物

作饰，又是男女信物的心仪象征。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是女红艺术的精神范式。

其三，从内含上来看，女红是强调情感寄寓的平台。女红是一种女性将生活理想、生活态度、生活理念物象化的载体。它将不同的情感寄托规定其中，通过手工技艺对所创造物寄予情绪、情思、情爱、情理等种种理念，借此来寄托不同的情感的祈求，以形传神，以形象神，以形写情，而使女红艺术有形有色、有纹有意。例如：葫芦形的香袋寄寓万代长青的生命祈求；云气纹饰的挽袖寄寓得道成仙的生命理想。女红艺术在人格化与象征、字符与假借、表征与比拟等一系列手法上，将心中情感一一寄托出来。

其四，从技法上看，女红最为追求工巧技美的神妙。女红造物可谓巧夺天工，以针线来代替笔墨，以材具来表达意图，赋予针针线线以灵性，追求技艺的精妙，而潜心技艺的精妙才能体现女性才情与品格。例如在针法的表现上力求“不露针迹，如同一根流畅线条一笔写就”，在刺绣效果上追求齐、光、直、匀、薄、顺，在特技的技法中运用镶、填、补、贴、半绘半绣等工巧来使女红精湛神妙。

同时也可以说，中国女红是闺范、闺房（闺阁）、闺秀的“三闺”之物。“闺范”指女红遵循传统社会所既定的道德规则，经母女、婆媳间在行为意识、举止技艺的针线活创造中有种种规则的约定俗成，是一种具有表现共通情感范式的工巧物，“闺范”为女红造物的精神层面；“闺房”指女红制作常是贵富人家女儿才享有的一种手工艺术活，既要求女子具有才识修养，又需具备经济实力；“闺秀”为女工造物的条件层面。闺范、闺房、闺秀三者合一使中国女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含蕴。

千姿百态的女红，要想包揽齐全并将之精确地分类，似乎不太现实。她在命名、形态、品种、功能等方面均随不同时代而变迁，随不同地域而差异，随不同品格而定性，随不同功能而称谓。例如：放置文书、信笺、票据的夹，有的称护书，有的称靴掖；护额的装饰，有的称眉勒，有的称额巾、头箍；护胸乳的服饰，有的称肚兜，有的称心衣、裹衣、抱肚、胸衣；放置小件物品的兜袋，有的称荷包，有的称香囊、香袋、香包。为此，对她的研究要着落于系统性与共性的剖析及归纳，关注她在品种、形态、造物意念中所潜在的文化意味，透过表象看其所具风范、格调与品位，挖掘她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与民俗信息，发掘她共同的艺术灵性与意趣，估量她蕴含的艺术魅力与内含能量。

中国女红的针线艺术语言是温情的、母性的、隐忍的，同时又是呼啸而来的、疯狂的，她来自女性本能的母亲情怀，给人类生活注入不可或缺的浪漫情怀。我们重新来认知这些隽永的“母亲的艺术”，其意义在于让我们日趋物质化的心灵，回到生命那自然、本源、朴素的人性本质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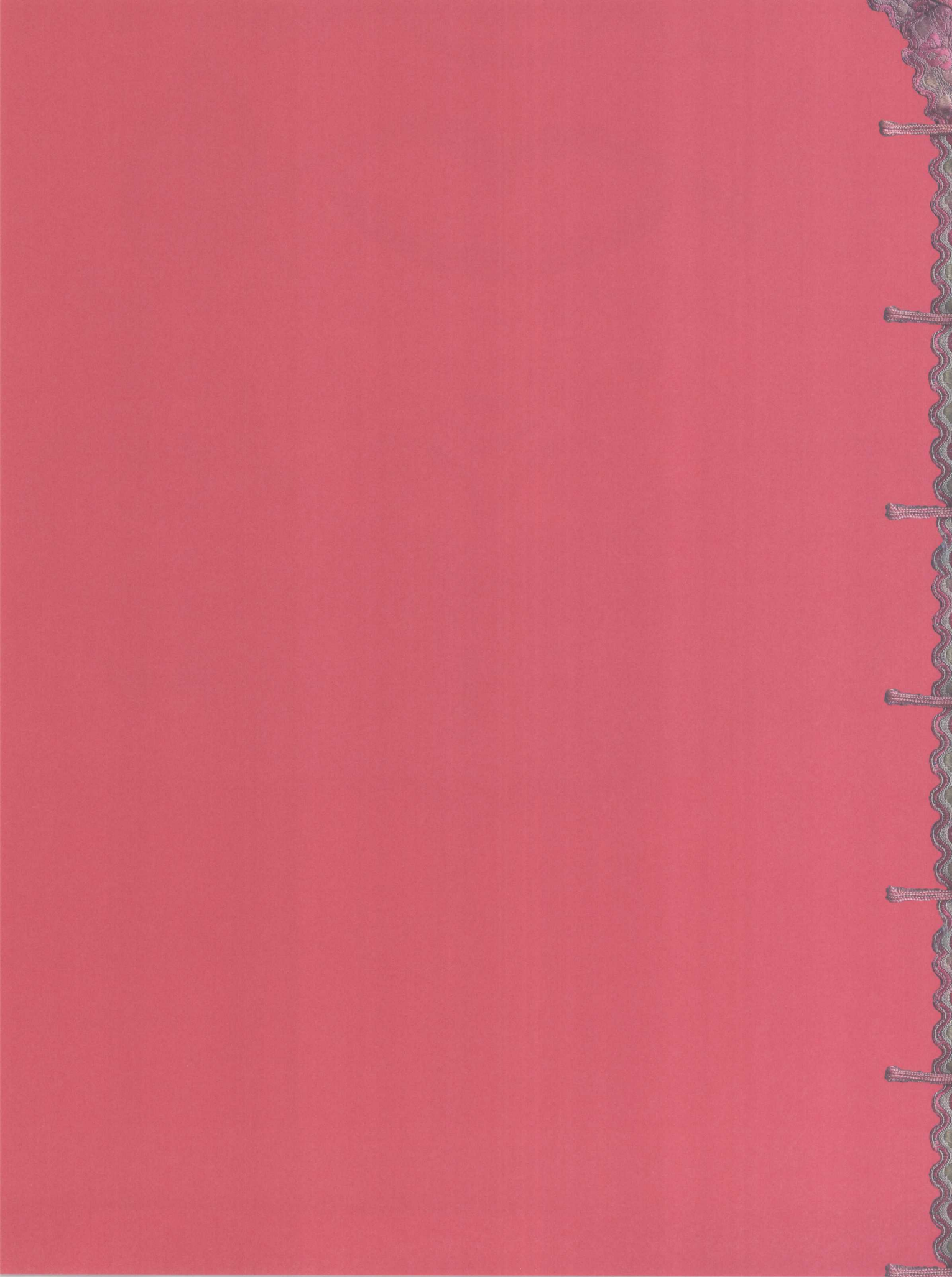


目录

序言	
绪论	1
一、女红艺术释义	3
二、女红艺术的嬗变	4
三、女红艺术本质特征	17
潜在的深层结构	25
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27
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维	27
天人合一与女红艺术审美关系	28
二、民俗化的原生态文化意识	36
生活与艺术的双重复合	36
女性群体心理的认同	43
女性习俗化的心意信仰	44
三、吉祥意象的艺术观	48
图腾吉祥观的成因	48
物象式的吉祥意象	50
寄情化的艺术特征	53
一、敬拜寄情	55
敬拜“三才”	55
祭拜月神	57
崇拜神灵物	57
敬拜神仙与忠烈	59
二、寓意寄情	67
人格化与象征	67
谐音式假借	78
表情性字符	83
形象化比拟	89
三、生殖与性爱寄情	92
生殖崇拜	92
秘戏图文	97
情爱寄托	97
性爱压迫	104
四、习俗寄情	107
象征式图腾符号	107
实物式造型符号	109
意味化的语言法则	113
一、结构布要	115
功能性结构	117
创意性结构	134
二、图腾构势	134
经营位置	140
造型手法	142
造型法则	142
三、色彩匠心	159
色彩风格	159
色彩运用方法	160
色彩运用的价值取向	163
工巧的表现系统	177
一、染料与染色	179
二、材具与缝制要则	183
三、刺绣与针法	187
绣种与画稿	187
针法表现	189
四、编花盘结	207
结	207
盘扣	208
五、半绘半绣	213
六、特色工艺	214
七、工巧与品格	215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绪论



一、女红艺术释义

“女红”与“女工”谐音，“红”为“工”的异体，颜师古注曰：“红亦工也。”凡妇女以手工制作出的传统技艺，如纺织、编织、缝纫、刺绣、贴布、剪花、手绘、浆染等等，均称为“女红”，在传统社会女红所体现的物质载体有衣、帽、鞋、云肩、肚兜、眉勒、荷包、护书、挽袖、扇袋、随身小配饰等多项品种。“女红”又称妇功，《考工记》卷上“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就是指女子针线活之类的工作，被视为女子闺中之德、贤淑品行、修养学识的外化表现，是妇女“容、言、功、德”四德中的一德。它从古至今都是以一种母女、婆媳世代传袭的模式而传承，因此也称之为“母亲的艺术”。当“女工”一词异体为“女红”时，它本身由于具有文化意义与艺术价值的转型而获得了重生，在闲操针线中借万物漫寄所思，托亲情、爱情、友情于丝缕之上。

中国女红出自“母亲的艺术”，具有众人相附、代代相传的惯例与超时空传承而产生的稚拙古朴、神秘奇异、礼俗混同的构成特点，“针线活之类的工作”可属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环，是讲究天时、地利、材美、工巧的一项艺术。

中国女红归属民间艺术的一环，因它的生成、发展有着特指重心的分类概念，它与“上层”“宫廷”“官方”的艺术有不同社会阶层的区分，是一种不占社会主流、处于边缘化意指的东西，是一种没有典章制度而“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历经母女、婆媳传承的东西，它普普通通、质朴无华，与社会其他显赫阶层相比，默默无闻而相对独立，也是一种途经手工而在观念、内容、形态、风格、标准等方面凡俗化、生活化、个体化、女性化的精神生产。它传承的方式也通常是家族式及师徒式，不受上流社会制度所束缚，在主题、题材、造型、色彩、技法等的传授中自然而然地将一种积淀的审美意识、趣味和标准一代一代相传，比其他层面艺术更稳定而持续地承载着普通民众情感的力量。

中国女红如同其他民间艺术形态一样，是伴随着人类的心灵成长与生命精神发展而成的普遍存在的现象，具备以下一些特征。

中国女红是母女、婆媳世代传袭的民间女性群体生命情感的象征，是一部充满生命色彩和美好祈愿的生存艺术，其发生、发展、艺术形态、艺术功能、艺术内涵等方面，始终与民间女性群体的生存（生活）休戚相关。女红艺术在漫长的超稳定的农耕文化生存形态下，其生命价值远远超过了艺术本身，她成为民间群体重要的生存感情基础与约定俗成的习俗生活方式，成为民间群体祈求生存、繁衍、吉祥兴盛的重要心理手段，成为民众向自然、神灵也是向自身的鸣礼祝福。中国女红艺术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整体，她渗透充实于民间习俗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同镶嵌在民间生存史上质朴艳丽的明珠，透射出中国女性群体的生命光彩与贤淑品行。中国女红艺术的表达方式富有自由浪漫、不受制度所束缚的鲜明特征。在各类“礼记”“舆服志”中均没有对她有明确的诏示与限定，也没有对她造物的典章条例，使她在心理愿望的实现及艺术语言的创造中表现得丰富多样而不拘一格，而这种丰富多样又巧妙地对应了多层的生存情感寄托。她通过形色表征、形色表意、形色循礼、形色寄寓等多元价值的追求，来抒发对美、情、爱、身体表现的企望，并力求在自由浪漫的刻意创造中，与现实政治文化相叠化，使女红艺术成为标榜时代、民族、身



份、情感、欲念的平台，吐露内在的心声，发泄内心的感叹。

中国女红艺术具有多元化的人文与地域表达特征。由于女性社会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技艺等方面的不同与差异，使她在形态表象的呈现中各具姿态、各领风骚。不同文化与审美的差异使女红艺术在布要上选择不同的立意与价值取向：富有学识才华的名门闺秀擅长运用书法式诗文作为表达语汇而显示其内心的风雅（图1、图2）；刻意企求荣华富贵的女子会不厌其烦地选用祈财性图腾而表达祈愿；十里洋场的风花女子会不伦不类地将洋文粘贴在传统图腾之中以显崇洋媚尚的心态（图3）；有品第的女子运用官样纹章而显超凡脱俗的身价（图4）；世俗的民间女子会运用民俗的纹章而显平实质朴的自乐情趣（图5）；西北女子在技艺运用上会选用高亢激昂的浓丽色彩与大块面的拼布工艺（图6、图7）；南方女子在技艺运用上会选用清秀娟美的淡雅色彩与细腻绣法（图8、图9）。中国女红艺术呈现的形态充分地匹配于多元化的人文与地域差异性，是一种形象化表达不同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的物化载体。

中国女红艺术有鲜明的装饰原创性。她在强调“材美”与“工巧”的前提下，主观人为地刻意使装饰语汇反映自己的表情与身价，使“针线活”发出自己的声音。装饰原创性所涉及的题材面广，包含礼俗、宗教、图腾崇拜、吉祥寄寓等诸多方面，所运用的素材也是极其宽泛的，花鸟鱼虫、动植物、人文山水景观、虚拟的吉祥物等等包罗万象。以荷包为例，你用正方形结构纳纱绣几何纹样（图10），我会用椭圆形结构平针绣人物花草（图11），她会用葫芦形结构贴布绣吉祥图腾（图12），女性潜意识中强调自我、表现自身价值的动机促成了女红艺术富有装饰原创性的特征，从而每项女红均各具姿态、各领风骚。

二、女红艺术的嬗变

中国女红是伴随人类生存生灵与生命精神发展而来的具有物化形态的文化现象。它作为一个在女性群体祈求生存、繁衍、吉盛的重要心理手段，充满活力的生命整体，伴随着芸芸女性度过了封闭漫长的岁月。它在现实中的展现，处处显示出文化意识与生活特征交融的双重性，以内涵的文化意识与外显的展示方式形成她的双重复合，是一种文化型的生活，生活化的文化。如明清流行的服饰上的挽袖女红，袖口上刻意地装饰几道色彩——纹样互异的装饰圈（条），外表看似一种对服装的修饰点缀，内里却包蕴了对生活不同祈求的文化记忆而作的特殊标记（图13、图14）。

然而，从文化层面上来看，有关中国女红艺术的生成、发生、传承、特性等系统性文献或史书均无从寻觅，已有的关于中国女红的研究，也仅仅是对传世实物的图解说明而已。中国女红艺术的种类形态又是繁纷多样的，从大件饰品服饰、门帘到小件饰品荷包、肚兜、云肩等等，很难一一详尽罗列。现实中热衷于女红艺术品收藏的人士大都出于“发思古之忧情”的风雅之举，缺乏系统深入的考据研究。为此，我们只能从文献、诗文、民歌、绘画、传记人物中去采撷有关它的历史记录与文化印记，并以此来管窥它嬗变的历史进程与传承轨迹（图15、图16、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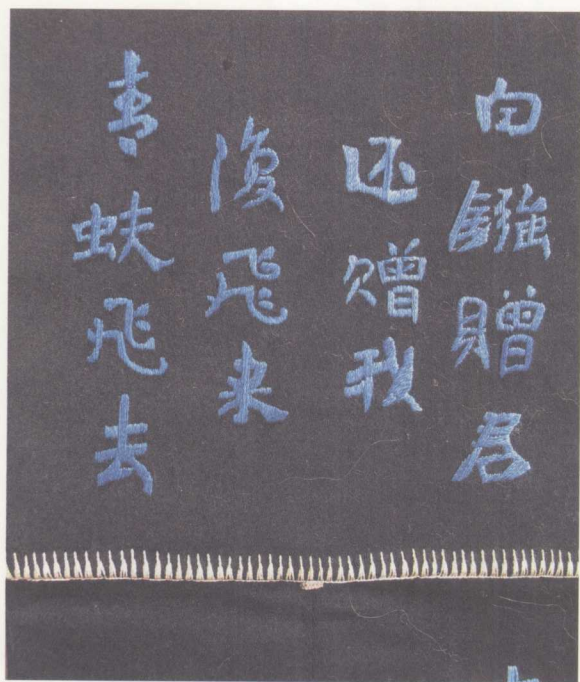


图1 护书

以诗文“白銀贈君還贈我，青蚨飛去復飛來”，來作為放置銀票等凭证的裝飾，“白銀”與“青蚨”在古代均指銅錢。



图2 香袋

“出門俱是看花人”，顯示風雅逸樂的生活姿態。



图3 胸衣

傳統紋樣與西洋文字混合裝飾，盡顯民國時期崇洋媚尚的社會風尚。



图4 背心

“盘龙”与“江牙海水”的纹样，显现身份的高贵与王权之势。





图5 挂件

大俗大雅的民俗化装饰，平实质朴，
体现生活艺术化的自乐情节。

图6 肚兜

高亢激昂的浓丽色彩配置反映了
西北地区女红独有的审美价值。





图7 肚兜
丰富多样的贴布工艺
反映了西北地区女红
崇尚的工巧技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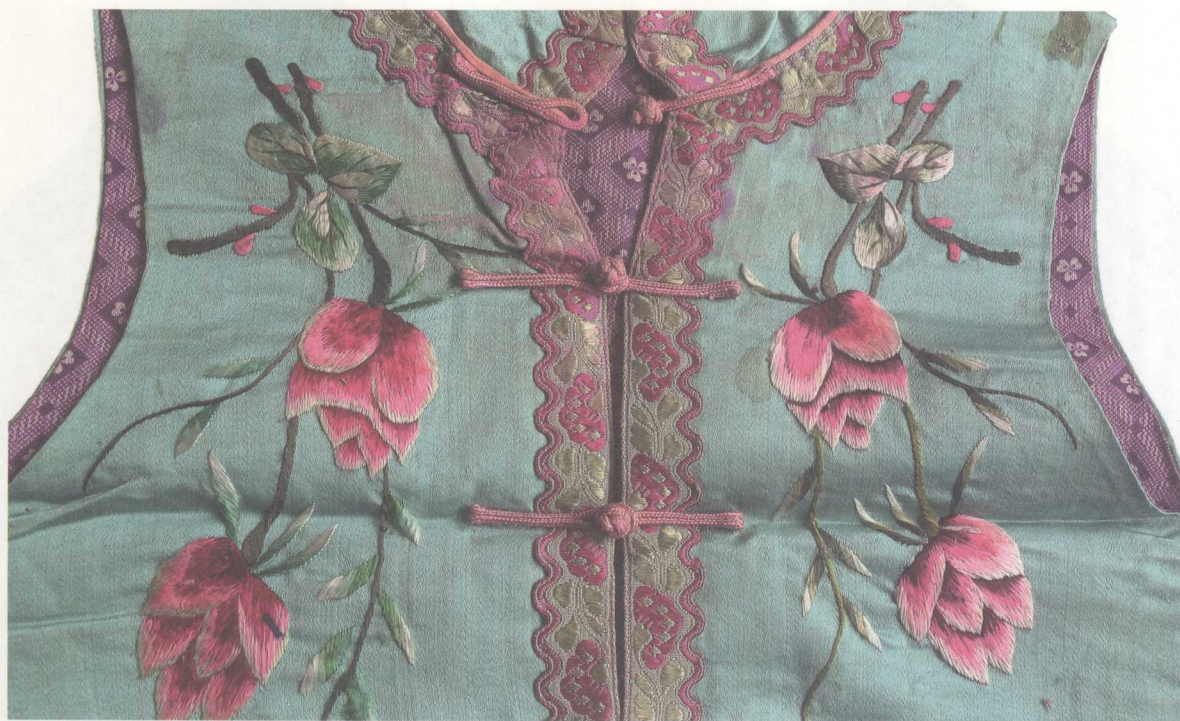


图8 背心
淡雅的粉色配置反映
了江南地区女红那清
丽娟美的艺术追求。



图9 挽袖
同类色和谐配置，更显江南地区女红的清风雅致。



图10 荷包
正方形纳纱针法绣几何纹样。



图11 荷包
椭圆形平针绣花草纹样。



图12 荷包
葫芦形套针绣“如意平升”纹样。



图13 挽袖

描绘情侣游园、女子赏梅、泛舟等生活场景，寄托生命理想。



图14 挽袖

借景抒情，歌颂与表现理想的生活。



图15 女红纺、织场景的描摹。(引自《美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藏画》)



图16 女红进行镶缘装饰的场景描摹。(引自《美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藏画》)



图17 女红进行绣线整理的场景描摹。(引自《美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藏画》)



图18 女红是古代女性必备的技术素养，“女工吟咏于机杼”，透露出女性对生活现状的价值评判。(引自《美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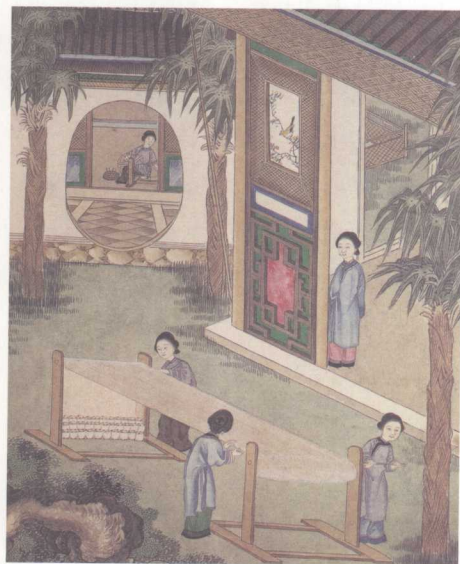


图19 漂染、纺纱、编排经纱线等一系列女红前道工序。